

海上
印社

水城渔隐意澹然

——徐云叔先生印象记

◆ 令野

徐云叔先生出生于江南古镇黎里的书香世家，少年时即拜入近代书法大家云间白蕉门下，学习书法。不久，又拜入近代“元朱文第一”、篆刻大家陈巨来门下学习篆刻。他的书法，既有“二王”帖学的清灵正和，也兼有金石碑学的苍莽劲挺。行笔开张如行云流水，章法随心而天真蕴藉，笔墨纵横之间，端得一派儒雅和清正，雅士逸气不请自来。观赏之际，不仅得以享受中国书法表现的线条勃郁之气，更能感受到传统文人学养通达的意境所在。

云叔先生的篆刻，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为大家熟知，是彼时青年一辈中的佼佼者。他的篆刻师承陈巨来的清丽，但不择细流，不为师门所困，取法多家，如黄牧甫的清健，吴昌硕的苍莽，来楚生的耿拙、叶露园的灵动，在他诸多的作品中，多能见及。

在今天开幕“清风徐来——徐云叔书法篆刻作品展”中所展示的五部未曾刊世的印谱中，多存为昔日海上文化名人所刻之印，如民国文人顾颉刚、陆丹林、朱大可、郭绍虞、高络园等，从中亦可略知作者与当时的耆宿的交往。

其实，作为上承民国文化前贤风致，下启今时海派书画篆刻面貌的一代名家，徐云叔先生不仅其书画篆刻的艺术创作，令人叹为观止，其深厚的文史学养和儒雅的文人行事处世风度，同样为为人所敬佩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曾受刘海粟先生委托，携其画作往苏州请朱季海老先生为之题辞。奈何贫困之中的朱季海先



徐云叔画花卉

生称体衰而婉拒，云叔先生仍坚持将刘老所付托的润金交朱老，且加安慰。回沪

后，告刘老，事未办成，润金已交付了。刘海粟先生闻之，不仅未责其自作主张，反而大加赞之。可见云叔先生之仁心，亦可见刘海粟先生的老派风度了。缘于这般的老派文人氛围滋养，徐云叔先生的儒雅博洽，更是越发的深入了，近年来，其曾为乡梓黎里，书题诸多联对横匾而不取一文，可见一斑。

自海外归来十年间，徐云叔先生静闲自得，手头多作鉴藻功夫，出身于江南书香世家的云叔先生，早年受近代学者、文章大家陆澹安先生发蒙，研习传统诗文，亦随民国海上文人朱大可、沈禹钟、朱季海等先生游。故为友人画作题跋，或作文房品类之物铭，显得游刃有余，多有精品。铭识之题，虽为小品，然作者之文化见识、品藻及韵文之功力在焉。云叔先生尝为友人长方形印规作铭曰：“方内蕴方，留名堂堂。”又为友人作方竹笔筒，铭文曰：“虚其心，方其骨，锦绣文章出自腹。”两铭所成的文义韵律，俱属佳制，其文史修养功夫，于此可窥一斑。此次“清风徐来——徐云叔书法篆刻作品展”中，铭文、题识作品亦是蔚为可观。又云叔先生虽不专攻绘画，然其当年常从海派书画大家唐云、谢稚柳、来楚生等先生游，笔下花卉写来虽少，却有一股精雅的清韵。

显然，受昔时前辈恩泽多多的徐云叔先生，讲起前辈艺术精神，仿若已浸入了骨子里了，也就成了他自己的低调和品藻艺术的儒雅风致了。在聚艺堂的语言间，面对博雅澹然的云叔先生，一种清风徐来的惬意，便在不知不觉中滋生起来了。



方节龢刻「方文松印」

宣和印社创始人方节龢

◆ 韩天衡 张炜羽

印坛永嘉方氏三昆仲，方介堪、方去疾堂兄弟凭借在篆刻创作与印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，双双被推选为西泠印社副社长。而去疾胞兄、谢磊明女婿，一生致力印学传播的方节龢却因英年早逝，鲜为人知。

方节龢（1913—1951），名约，又名文松，别署唐经室。浙江永嘉（今属温州）人。少年时常闻谢磊明与方介堪谈论金石之学，耳濡目染，笃嗜篆刻。年仅十四跟随方介堪来沪，入吴隐在上海开办的西泠印社，勤习技艺，数年后已掌握了印谱编拓和印泥制作技巧。1934年吴隐二子吴幼潜、吴振平分拆家业，分别经营印谱书店和潜泉印泥，但已不复吴隐当时之盛况。年轻且对印学、印艺痴迷的方节龢，1935年初复于三马路（今汉口路）701号开设了“宣和印社”店铺。从《宣和印社出品目录》一书中，可知方节龢社交圈甚广，且善“与当代学士、印人讨论审定，虚心采纳，鉴别益精”。除诚邀赵叔孺、王福庵、童大年、马公愚、方介堪、邓散木等海上名家在宣和悬例鬻印外，他还善制原拓印谱，用金属版、玻璃丝网印刷篆刻资料，出售印泥、印材、纸张等篆刻文房用具，尤以仿效宣和古法所制色泽艳丽，质地细腻的“节龢印泥”而闻名。宣和印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海上乃至外埠过沪印人购谱置物，谈艺论印之所，堪称印人的乐土。

方节龢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，收藏清代文人篆刻印谱、名人印作甚夥，尤以吴熙载、赵之谦印章最为珍贵。方节龢与印坛名流情谊深厚，诚信敬业，并具有弘扬篆刻艺术的使命感，前后编拓名家原拓印谱达数十种，如《古今名人印谱》、胡夔《胡邻郊印存》、吴昌硕《苦铁印选》、徐新周《徐星州印存》、方介堪《介堪手刻晶玉印》等，铃装、装订精良，名噪印坛，较为老去的吴氏西泠，确有青胜于冰寒之势。1951年初，方节龢在“印学衰歇之秋”，不惜厚资，选辑晚清著名篆刻家吴熙载、赵之谦、胡夔、吴昌硕的传世精品四百三十余钮，辑成《晚清四大家印谱》。因日夜铃拓，操劳过度，不幸病歿，春秋仅三十有九，令人惋惜。为了纪念刚去世的胞兄，方去疾以宣和印社名义，将篆刻界同仁所制“节龢印泥”印章汇集成册，附于四大家印谱之后，题为《节龢印泥印辑》。

最早篆刻“节龢印泥”者为方介堪，时于1933年，此时宣和印社尚未成立。1936至1937年，方节龢以赠送印泥的方法，延请诸多印人创作“节龢印泥”，在印人圈中形成了品牌推广效应。至1951年共得赵叔孺、王福庵、易大厂、唐醉石、钱瘦铁、王个簃、来楚生、陈巨来等六十六件印作，其中在上海生活或鬻艺者近五十位，较为全面反映了民国后期的海上印风。《节龢印泥印辑》开创了近代印坛中以同一商业品牌内容刻印成谱的先例，也足见方氏是一位经营高人。

1956年，宣和印社在公私合营后消失，越年方去疾也转入朵云轩工作。如今宣和虽已不复存在，但它制作精美的印谱已被金石收藏界所宝爱。

值得一提的是方节龢斋名“唐经室”的出典。方氏曾得传世钱经册，有魏稼孙旧藏五页，先于敦煌藏经洞发现前数十载，为极其珍稀之物。魏氏曾以澄心堂纸，乞吴熙载题字，又得赵之谦生平仅见的佛像白描图。至民国，陈汉第益以所藏唐经合裱成册，方节龢得宝后出宋纸与明金笺，嘱马一浮、张大千、唐云、叶恭绰、郑午昌、吴徵等名家题咏作画，并以唐经名其室，永奉供养。惜此册及方节龢所藏吴熙载、赵之谦刻石皆易主，方氏有知，岂不借哉。

印坛
点将录
125

顶箱柜上雕出清明上河图

◆ 王立华

匠心
独具



在一件高2.4米、宽2.1米、厚0.6米，以大红酸枝为料的顶箱柜上雕刻出“清明上河图”的主要景观，画面长而不

冗、繁而不乱，排列紧密紧凑，景观气势恢宏，人物栩栩如生，这就是志昊艺坊艺术总监孙维朝杰作的。

志昊艺坊位于闵行区三鲁公路5078号，孙维朝是一位80后，从事红木家具设计制作以及木雕艺术已有18年，他设计的仿明清红木家具配上他的雕刻的精美图案，集艺术性与实用性于一体，增添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韵味。

孙维朝雕刻的“清明上河图”分布在顶箱柜的正面，上下二层以四个白铜拉手为界，分为8幅画面，涵盖了张择端原画中的虹桥、城镇等主要景观。虹桥那段，但见汴河两岸舟船往来不绝，把舵的、划桨的、拉纤的、下帆的、船工动作刻画细致生动。城镇那段，人烟稠密，屋宇耸立，屋瓦

鳞鳞可见，店铺招牌清晰；街上骑马的、抬轿的、赶牛车的、挑担的、牵着骆驼过市的，各种人物千姿百态，形象逼真。细细端详，整幅木雕线条流畅、纹理清晰、层次丰富，情趣盎然，再现了清明时节，北宋京都汴梁“千商汇集虹桥旁，万家帘幕翠烟重”的繁华景象。

孙维朝说：红木家具雕刻一般在周边配以喜庆图案较多，要雕刻出整幅名画的难度较高。为了完成这件作品，事先我将原画细细琢磨，对主要景观及人物形态牢牢印在心，在顶箱柜上画面安排恰到好处，这样才能勾画出原作的气韵，同时透过木纹肌理，还要体现出木雕所特有的立体感和层次感。为此我采用半立体雕、浮雕等技法以刀代笔，历时二年方成。

新作
赏析

流淌的画面 开放的语境

◆ 言吉田

在2017跨年之际，位于北外滩溧阳路111号的Liang Project艺术空间，举办了青年艺术家汪一，主题为《美地》的个人展览项目。作为艺术家近来一次较为完整的亮相，汪一觉得，基本能够给自己之前的摸爬滚打一个交代了。

艺术家在纽约留学的几年，每个星期都会去大都会美术馆。总以为二楼的油画展厅是一片富饶之地，永远都有采食不尽的作物。时间推移，眼中的油画变得越来越油腻。相反在美术馆的另一端，有中式园林以及大量宋元书画，在之后的日子，这里成了艺术家能够清歌的淡雅之地。油画多看是会腻的。特别是古时的大

师，多以铅白堆积打底，再以油蘸色罩染。现在回过神，觉得就像是一块上等的猪板油，香而肥腻。再此之后，艺术家就不断尝试着不动的媒介，试图能够使画面质感更具流淌性，稀薄性，透明性，工整与随意性能够较好的结合，最终能像蝉翼般，薄而透气。

在叙事性上，艺术家尽量避免具体的故事情节，而是给予观者一种开放的语境。在画面中，能够感受到些许被克制的奇幻情愫，同时伴有一些冒险性，一些神秘性，一些童话性。这些感受经由半流淌的，透薄的颜料，缓缓地发散着。艺术家觉得画面的大体布局，所画



之物的形状及色彩，这三者自身相互建立的联系，就带有一定的叙事性。艺术家只需加入一点点自己的情绪，整个绘画语境就会丰满起来。